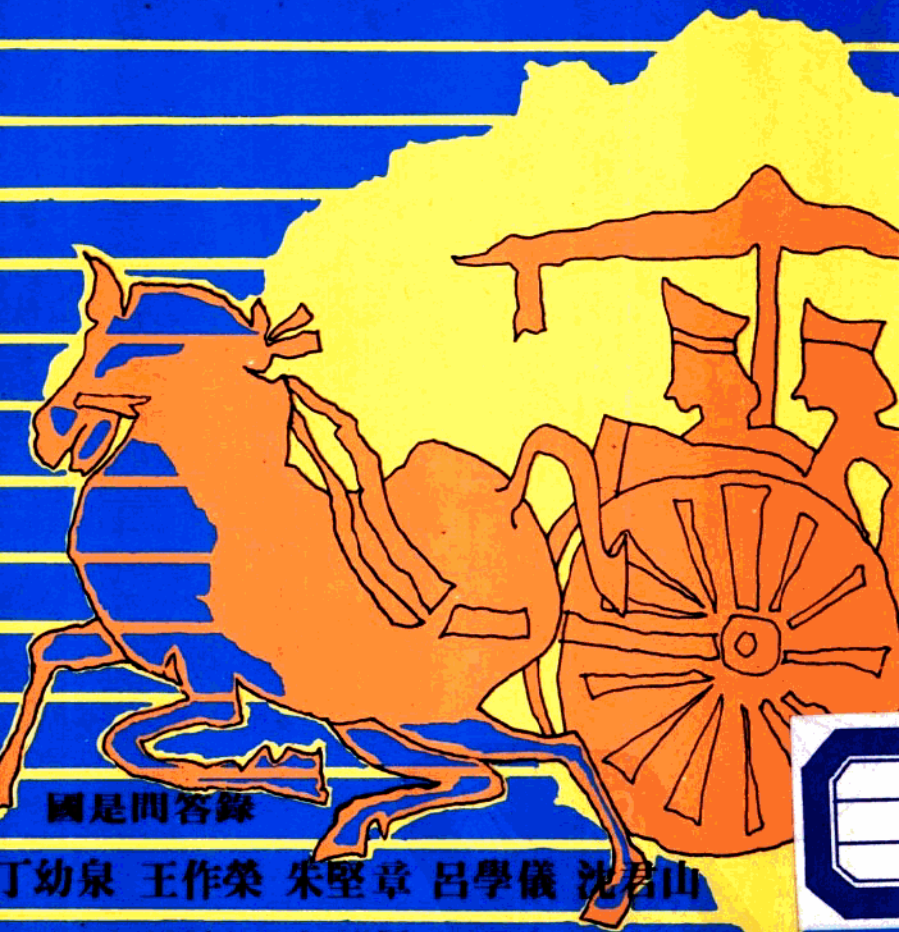


黃河雜誌叢書之①

理性探索下

# 中國的出路



國是問答錄

丁幼泉 王作榮 朱堅章 呂學儀 沈君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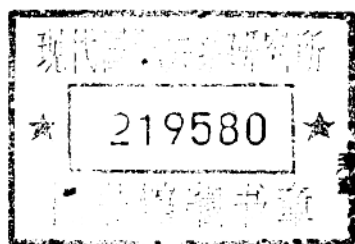
李亦園 林清江 金神保 徐佳士 黃光國

蔣知仁 劉源俊



1112  
C5  
193

理性探索下  
中國的出路



李家德・崔鼎昌  
錄志成・楊克明  
編著

H 1984, 12, 1 O.

本書改由：

嵩山出版社發行

發行人：鄭貞銘

登記証局版台業字第2141號

## 理性探索下中國的出路

---

版權所有

編者：李家德・崔鼎昌

蘇志成・楊克明

出版者：黃河雜誌社

發行者：黃河雜誌社

郵政劃撥帳號一四四〇三六號

地址：臺北杭州南路二段18巷47號

電話：三九一七二三二

印刷者：中興印刷廠

地址：臺北市雅江街26號

電話：三六一〇〇八九

定價：新臺幣五十八元正

初版：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月三十日

再版：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

翻印必究

## 何不燃亮一枝蠟燭！

中國悠久的文化香火在——黃河——燃亮。

中國人決決的大國民器度從——黃河——發揚。

黃河——是中國歷史文化的發源地。

黃河——是中國人心靈悸動的幫浦。

它——是基石也是樑柱，是起始也是永遠。五千年的文化血流曾滋養壯盛了古老中國，却烙下幾道深沉的軌痕。掀開近百年的中國歷史，我們所感知的，只是一連串的戰亂、流離、創傷與破壞；現在，該是需要起而建設的時候了。

把沉痛拋回古老，把希望擲向新生。我們能否在未來的世代中燃亮燦爛的光芒，就取決於這一代青年——我們在想些什麼？在做些什麼？

我們同受不幸的歷史命運，偏促在臺澎金馬；我們又處在風雨飄搖的非常時期

，詭變成思想的分歧與混亂。可幸的是，在一陣內省的煎熬之後，年輕的一代已抖擻起捨棄沉重包袱的志氣，而企圖對未來的中國找出方向，開出道路。

中國文化要從心田再生，中國的未來應從理性出發。在致力於「中國文化的再生」和「中國未來的出發」時，我們有這麼一份執着：一切文化上、社會上、思想上的建設焦點，都在自己的原始地——「黃河」重生，並從「黃河」出擊，中國的未來要由中國人自己當舵手。

認同是一種漸進的覺醒，它必須透過每一階層的深刻體驗與認知，因此，「黃河」即廣泛地包含政治、外交、經濟、社會、教育等範疇，糾合在中國航向上的各種問題，透過知識份子的良知及對民族國家的認同，作客觀中肯的討論，以開拓中國的未來出路，匡正現在的方向。

我們深信，您——所有的中國人——就是中國香火的一支，藉着它的光和熱，都可凝合成光輝燦爛的火炬，貢獻出一個輪齒的力量。為新生中國，您何不燃亮這枝蠟燭，使它成為未來中國的照路燈塔。

我們這樣想了——中國大船需要您的明燈指引；也這樣做了——願能成為中國航向的河流。希望您一齊投注灌溉，即或渺為黃河的砂，黃河的土，必可匯為洶湧澎湃的黃河巨流，再造另一個絢爛多彩的五千年。

# 序

生長在動亂的中國，使我們比別人更能體認什麼是痛苦，必須學會在掙扎中求生存，所以我們對問題的探討和研究一定要比別人來得深刻。

這本書在決定要做的時候，我們所持的態度是嚴謹的，每個人都儘可能的蒐集、研讀有關的問題和被訪問者的著作。所設計的問題，也是經過大家的思考和討論，我們希望提出來的問題不只是針對眼前的時弊，痛下針砭，更希望能從長遠的觀點着手，把中國未來一系列的問題，經由諸位學者的剖析，讓大家有更深一層的瞭解。因此，我們四人經常漏夜討論、寫稿，將自己全副的精力置之其上，爲的只是求其更好。

編寫這本書的動機，是希望大家站在關愛的、參與的和公正的立場來關心我們的社會。

經濟成長、教育普及和政治日趨民主，這些客觀的條件促使社會朝向理性和開放邁進。理性和開放也是我們在編寫這本書時的指針，因此對許多棘手的问题，我們也收錄在書中，是要藉著大家理性的思考，為中國的未來找出一條更康莊的坦途。

錦上添花與歌功頌德，對我們的社會是毫無助益的，反而會使群眾陷入無知的歡愉中；任何放言高論口號式、教條式的八股，已不再能為社會的進化灌注動力，倒會令大家感到灰心的厭惡。所以在書中我們絕對要求摒棄這兩項無意義的文字遊戲，剩下的是虛心且誠懇地來探究問題。

書中對問題的探討，分別從外交、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心理、教育、大眾傳播、農業、勞工、政黨、憲法和青年自覺等方面著手，文章編排的順序，純就訪問時間的前後來安排。在此，我們特別要感謝諸位學者先生，於百忙中仍抽空為我們所提出的問題，逐一詳盡地解答，甚至親自潤飾訪問稿，謹此申致無限地謝忱。

若說本書有任何的成就，應該完全歸功於各位學者認真、平實地探討問題，編者僅是站在催生協助的立場，將他們的話加以整理，為我們認為值得去做的一件事

，盡一份心力而已。

在我們埋頭編寫之時，承好友戎啓平、唐台英、曾榮虔的期勉和鼓勵，使我們更增強了工作的信心和執着，出書之日願與他們共享這份喜悅。

末了，願再次強調身爲一個中國人的責任，期盼大家都能將愛心、信心和力量投諸在這塊爲八億人爭人權的土地上，共同爲中國的未來找出一條路。

編者謹誌

六十八年八月



# 目錄

民主、耐心、政黨、理性

——訪朱堅章談政黨政治……………一

民生的指標

——訪王作榮談經濟問題……………一四

三百萬人關心的事

——訪丁幼泉談勞工問題……………三四

中國之社會心向

——訪黃光國談心理問題……………六〇

臺灣農業之路

——訪呂學儀談農業問題……………七四

大眾傳播之功能、實踐與展望

——訪徐佳士談傳播問題……………九四

# 殊途同歸論我國憲法

訪荆知仁談憲法問題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
# 肯定成就，探討教育

訪林清江談教育問題……………一二三

# 大陸、臺灣、海外看中共、台獨、留學生

訪沈君山談中國人的問題……………一四二

# 理性、自尊、敵來不走

訪君山參加國際天文學會歸來的感想和建議……………一五九

# 宗教的迷惑，文化的真諦

訪李亦園談宗教與文化問題……………一七三

# 臺灣的戰略地位與彈性外交的極限

訪金神保談戰略與外交問題……………一九五

# 青年與中國

訪劉源俊談青年問題……………二一一

# 民主、耐心、政黨、理性

## ——訪朱堅章談政黨政治

朱堅章、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，曾任政大政治系主任、政研所所長。現任政大政治系教授、中國國民黨組織工作會副主任。

朱教授專攻西洋政治思想史和民主政治的理論。在政大校園是最受學生歡迎、尊重的學者之一。

朱教授於中美斷交後不久，接受中國國民黨徵召，擔任組織工作會副主任。

朱教授以學者身份從政，有人稱之為「一位隱者的出山」。



朱堅章教授

## 民主的意義：有耐心、反極端

問：首先我們請您談談，什麼叫民主？民主政治的意義何在？一個民主國家得具有那些特質呢？要成爲一個進步、開放的民主國家，是不是需要具備那些先決條件？

答：要談民主可以從兩方面來說，我們可以把它當做一種生活方式，也可以把它當作一種制度的安排。不過真正民主主要能實現，恐怕最重要的，還在生活方式上能够民主化。這是整個一套價值系統。比如說對個人的尊重，承認個人的缺點，反對烏托邦，反對理想主義化。因爲承認人的缺點，所以比較能够容忍不同的看法、不同的立場。同時因爲容忍不同的立場，所以真正的民主都是反對極端主義的。因爲生活上相信人我之間都差不多，我可能錯，對方也可能錯。在這種情形下，彼此就不可能傾向於極端。

所以嚴格而言，要談民主，首先就得要有耐心。英國是最老牌的民主國，所以英國人也許是最有耐心的。在英國，一個法案從開始提出到獲得通過，往往要幾十年。一個比較改革性的法案，從開始倡議，然後組織一個委員會研究，一直到它最後通過，差不多要幾十年。這就表示他們有耐心。「緩慢」變成他們一種行爲模式，生活態度，凡事慢慢來，任何改革

，必須先行倡導，但不是一定得非達到如何不可，也就是說凡事要說服人家，不斷地說服，希望較多的人跟我們有一樣的想法，但是不極端。有耐心，慢慢來，這是英國民主政治能够成功的地方。過分急迫地期望改革，恐怕就比較難容忍民主的途徑。民主的途徑就是要慢慢來，因為凡事要經過討論，多數人的意見總是不一樣，不能說我的意見一定就是對的，如果這樣就談不上民主了。所以民主基本上是一種生活態度，這跟整個文化有關。所以民主政治要落實的話，首先要有民主政治的文化，文化本身就是整個的價值體系，有了民主的價值體系，然後每一個個體的行爲才能合於民主政治指向的要求，這才有可能不趨向於極端。比如說，我們目前有些人競說的方式、言論，在英國社會恐怕就不能容許，在法律上不容許，事實上他們也不會這樣做。凡是觀念比較極端的主張都不容易看見，就是說儘管意見不一樣，但總是希望能採取中間的路線，溫和的態度，實事求是，我想這是他們民主能成功的一項重要條件。這是爲什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拉斯基被判罰金一萬五千鎊，這在當時是項很重的處罰。他爲什麼被判罰呢？他當時是工黨祕書長，他在工黨和保守黨競選時，曾暗示，假使工黨不能獲勝，就會產生暴力，因而被判罰重款。反看我們這裏，在競選時暗示暴力的太多了，但是法院並沒有採取行動，法律並沒有制裁。我總覺得我們的社會，民主是我們的目標，但是由於我們的傳統、處境，所以不可能一下子達到像英國一樣的民主，這是不可能

辦到的。可是我們目前有許多行為已有點超越，就是說比他們更極端，也就是說在英國不能容忍的，我們這裏容忍了。所以我個人很希望選舉法規能早點訂立，選舉法規制訂時，能真正合理化，一個法規合理了，就容易被人尊重，不合理就比較不容易被人尊重。但是合理化以後就必須有強制性的規定，違法就必須執行。像我們目前一到選舉期間，就好像沒有法律了，這對我們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個很不健全的現象。因為民主和法治不可分，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。

### 政黨的形成不能製造

問：您剛才談到希望趕快制訂選舉法，那政黨法是不是也該趕快制定？

答：據我知道，目前世界各國有政黨法的國家極少，西德是有政黨法，但絕大多數民主國家都沒有政黨法。並不一定說政黨法是絕對需要的。政黨的形成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形成，並不是說要發展一個政黨，就立刻可以組織一個政黨。它總要代表某些目標、某些利益，基於共同的認識，然後慢慢形成一個政黨。所以政黨本身是勉強不來的。我總強調，千萬不要迷信兩黨制。就過去的發展而言，兩黨制的民主是比較健全的，但是不能製造兩黨，究竟有沒有兩黨，這是社會環境所促成的，不能製造的，英美是兩黨，也的確是很健全，但歐洲很多國家

都不是兩黨，它們民主也很健全啊！再看兩黨制的國家，菲律賓過去是兩黨的，可是菲律賓民主了沒？沒有啊！這得靠文化啊！「民主政治」一書的作者就曾經指稱：「以爲兩黨制就可以解決民主政治的問題，那是個天真的想法。有了穩定的政治然後才有穩定的制度，而不是說有了制度後才有政治。沒有一個實重的民主現象，就沒辦法有一個好的制度」。

### 反對黨的組成不能強求

問：有人認爲臺灣目前需要組織一個反對黨，依您的看法是認爲不能強求的？

答：我是認爲不能強求，這要看整個的現狀，尤其還有一點，臺灣在這三十年來，看起來好像是很安穩，可是我們也一定要了解，這是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在安定。

我們的處境有很多問題。中共虎視眈眈，而且滲透到內部。我們這三十年來，不斷地破獲匪謀案，從來沒中斷。也就是說有的潛在份子我們還沒辦法知道。所以就我們的處境而言，還不能真當做是一種和平狀態。

就民主的條件來講，教育水準的普及，就三十年來我們大致上做到了；經濟生活水準的提高，這本身也是民主的基本條件；大家都貧苦，就不可能施行民主。三十年來臺灣經濟生活，的確確有了成就；第三個基本條件，要有一個安全的條件，任何一個地區、國家，假



使它本身不安全，我們很難想像它可以施行民主。大家都知道，美國在內戰期間，林肯是破壞憲法最多的，但林肯說：「我要保護國家，我才能保衛憲法啊！」他自己做這樣的辯解，當時的美國人都承認他，認為他的行為是應該的。英國爲什麼在戰爭期間不選舉？所謂不選舉就是停止民主的程序，這都表示一定要有和平安定的狀態，民主的程序才有可能。

說我們在這種處境之下仍然發展民主，也許我們並不十分滿意，但相對地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，我覺得我們足以自豪。相對地比，有那幾個國家可以跟我們比。以我們的條件，我們的處境，我們在政治上民主方向的發展，有那幾個國家可以和我們相比？我們不能絕對地比，絕對地比我們當然比不上英國美國，因爲我們的條件跟人家不一樣，整個文化傳統也不一樣。

問：胡適在民國四十七年曾發表演說，主張「教育界、青年、知識份子應該出來組織一個不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黨」，您對這個主張看法如何？

答：我認爲胡適先生有點理想主義化，這是理想主義的說法。讓高級知識份子組成一個不想取得政權的在野黨，政黨本身就是要取得政權，政黨之目的，是希望取得政權以實現他的主張。胡先生不是學政治的，對於實際政治也不很了解，他這種主張，是一種知識份子很高超、很理想的想法，希望人人不爲政治權力，而有一個督促監督政府的力量，這是一個理想。我們